

机 械

责任编辑:曹学明

封面设计:阿 宇

饥 饿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32 开 11.5 印张 30 万字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

ISBN 7-225-01178-2/i · 266

定价:13.80 元

9000476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879679

## 内 容 介 绍

“蓝鲸号”远航归来。

长久地忍受离别与独身之苦的海员们，如饥似渴地期盼着“久别胜新婚”的良宵。

海员身边什么都不缺，独缺女人。

海员的妻子什么都有，独没有男人。

这一夜，是男人和女人，如同苍穹与大地之间，聚集起巨大能量的阴电与阳电，呼啸着似雷鸣电闪之势，疯狂地扑向自己所失去的那一半的颠狂的不眠之夜；是人的原始本能复苏的兽性一齐释放的狂欢之夜……

男人为自己的强壮、亢奋、有力而得意；女人为自己如磁铁般的吸力而满足。

她爬在他身上，故意调情，再来一回吧？当他满心欢喜地~~在~~<sup>再</sup>次翻身扑向她时，一个陌生男人敲响了自己家的门，悲剧就这样的发生了

.....

## 序 语

天，渐渐地黑了。

满月正从海面上升起，天是银灰色的，总也是银灰色的，天上有一轮圆月，海里也有一轮圆月。到处都荡漾着粼粼的银波，不知是大海照亮了天，还是天空照亮了大海，都那么晶莹、洁净、透亮。

“蓝鲸号”开进了这幅画儿。

是近海了，远处近处，雾茫茫地显出星星点点的岛屿和山，偶尔可以看到一两艘过往的船只。

“蓝鲸号”正在返航。

再有十几个小时，也就是天亮时分，船就可以进入温州湾了。这次出航，原定五个半月，途径是经东海进入太平洋，经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，穿越马六甲海峡，入印度洋，经科伦坡、斯里兰卡、马尔代夫群岛，入阿拉伯海，到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。但途中情况有变，船只在新加坡装卸完毕，便返航了，往返只用了四十天左右。

船上一片喜气洋洋，马上就要回到祖国，踏上陆地，和家人团聚了，照例至少可以休假两三个月。

大副柴小泽的屋里，有六七个人在喝酒，已经喝得半酣。

大家都正喝得痛快，不想翻译李笑文（他有个挺有味道的的外号叫“怪味鸡”）冒出了那么一句话，大船立刻触了礁！

“怪味鸡”喝了一杯法国的“大将军”，他不会喝酒，却偏喜欢逞能，没喝几杯，就已经红脖子涨脸，连眼睛都红了。他说：

“我出个题目，大家来论战一番。如果你回到家里，发现你老婆与别人私通，你该怎么办？”

话一出口，像是谁拿石头砸了金鱼缸！

炸了！

空气立刻变了。

机修班长，外号“鲨鱼”的雷大壮一只斗大的拳头“通”地砸在桌子上，震得一桌子杯、盘、碗、筷乱蹦：

“要我碰上这事，我一刀捅了他俩。奶奶的！”

鲨鱼的脾气是有名的炸药包，一点就响，一碰就炸，酒喝到这会儿，他早已五六两下肚，虽然声大气粗，可谁也不见怪。

“划不来！”水手长，外号“老水鬼”的陈四海冷冷地说。他不一样，他喝酒从不脸红，越喝脸越青，青里透着灰白：“为个没心没肝的臭女人贴条命划不来。要我，他搞了我老婆，我以牙还牙，‘端’了他老婆，还要让他知道。我把他放倒捆了，让他亲眼看着我搞他老婆，那才叫过瘾。对这种禽兽、畜牲，就得这样教训！”

水手长今年五十来岁，一身皮包骨头，头早秃了，一双冷幽幽的眼睛深陷在突出的眉骨下面，高耸着颧骨，两片总是紧绷着的嘴唇像两片刀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难得见到他一个笑，那青紫面皮总透着阴森。他生就一身极好的水下功夫，是个真水鬼，因为半老了，便添上一个“老”字，人称“老水鬼”。

“不好，不好。”轮机长高海说。他也有个外号，叫“海豹”。他身高膀大，又留着两撇胡子，脾气霸道，爱喝酒，好打架，因此得了这么个外号。“要说不好，首先是自己的老婆不好。苍蝇不可没有缝的蛋！咱们乡下有句粗话，叫母狗不翘尾巴，公狗不会上。依我说，压倒揍一顿，打个半死，留口气儿，离婚，去球！”

“粗暴！你们说的我都不赞成。”怪味鸡李笑文说，“满脑子的封建主义。打人，杀人，强奸，诉诸暴力，弄得不好，还得把自己也贴进去。依我说呀，离心离德，同床异梦，过个啥劲儿呀？客客气气地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，不蛮好嘛！”

“说得太轻松了。”外号“哲学家”的大副柴小泽开了腔，“家庭，是社会这个肌体上的一个细胞，家庭最初是以爱情的方式组合的，当然也不全如此。就是在结合的时候，也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的因

素。爱情本身就是一种漂移的、变幻的东西，或者说是一种活着的、有生命的肌体。可正因为爱情的可变性，人们才决定建立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契约，以约束具有万变性的人的感情，以防止爱的转移。这种法律契约就是婚姻……”

“又来了。”老水鬼眯细了眼睛嘲笑哲学家，“当你的老婆被她的情夫勾引走的时候，你还能不能有条不紊地大谈你的哲学？”

“别忙！”哲学家依然故我，“我的导言后面就是结论：家庭归家庭，爱情归爱情。它们既可以是统一的，又可以是独立的。”

“我可以替他回答。”怪味鸡李笑文说，“好了，两个人你恩我爱，这就是统一，不好了，我们各自可以去寻找各自的快乐。她有她的自由，我有我的权利，谁也不干涉谁；互相尊重对方的感情，谁也不强迫谁。西方国家不都是如此吗？他们生活得也不坏，性犯罪率也未必比我们高，这难道不是事实？”

哲学家见有人与他唱合，心中越发高兴，他接着说：“你看，当一个人的权力、地位膨胀、上升的时候，他常常对一个配偶是不满足的。皇帝按理说是最封建的，可是，他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嫌不够，后宫再佳丽三千。而女人执政时，她也会找一大堆男人来满足她。可见人在爱的天性上是要求多样性的……”

在座的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这场激烈的论战，只有一个人超然度外，他一声不响，静静地呷着烈性酒，仿佛真的“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”。那就是他——白发皓首的老船长宁汉魂。其实，他比老水鬼陈四海大不了几岁，一头头发却早早地白了，可脸上的气色却很好，居然还红红白白的，皱纹也很少，除了那头白得发亮的头发，没有一点老态。

他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却很沉重。

海员，一年之中有十个月奔波在海上，船上，没有一个女人。

人家说，海员的妻子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丈夫。

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海员家庭的不幸。海员的妻子，家中什么都

有,超大屏幕彩电、激光影碟机、电冰箱、空调、钢琴、摩托、钻戒、国外高档奢侈品……她们的丈夫都会千方百计地从国外给她们带回来,这一点也真够让别的女人嫉妒。可是,一年之中,她们要守十个月的空房。

老船长心里在想:是啊,这是一个多么尖锐,多么沉重,而又多么揪心的问题!

这是一个多么难以回答的问题。

这是一个多么复杂、又多么令人心悸的问题!

老船长心里在叹息:怪味鸡呵怪味鸡,说你是辣的,你又是酸的;说你是酸的,你又是咸的;说你是咸的,你又是苦的!

……

“你说哪,老船长?”

老船长正在沉思,怪味鸡竟然转向了老船长。

“对呀。”水手长说,“老船长在海上漂泊了四十年,五大洲、四大洋哪里没有去过?见得多,识得广,连情场上也是老手了。你说,你要碰上这事,你该怎么办?”

“我?”老船长没想到大伙儿一下子掉转枪口,都对准了他,一时有些慌乱,“我老了,对这些事没有兴趣。”

“你老了,你老婆可年轻呢。”水手长喝得多了,发育的面皮透出灰白,眼睛也斜了,话也放肆了,那两片刀子似的薄嘴唇谁也不放过,“咱们老船长是老马吃嫩草,艳福不浅。老婆又年轻又漂亮,你降得住她,敢保她在外边没相好?”

他说罢,一阵大笑,笑得老船长面红耳赤。

老船长说:“你喝多了,老水鬼!别这样说话,我们这些年来感情一直很好,又是患难夫妻,不像你们年轻人,今天好,明天恼的。我信得过她。”说着,他想起她那甜甜的笑和温馨柔软的身子、明亮而诚实的眼睛。

“哎,老船长,事先声明,咱们说的可他妈的全是扯球蛋!别当

真，别来真格的。”海豹说，“你要真碰上这些事，可怎么办？”

“要真碰上，”老船长诚恳地说，“我不会动她一指头。一句粗话，甚至一句重话都不会说。我走，皮箱一提，四海为家。咱们海员，浪迹天涯，一辈子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？没有老婆孩子的时候，我不也过了大半辈子嘛！老了，死了，朝海里一扔，不也干干净净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想开些，看淡些，海员海员，那心胸该像大海一样开阔。我说得不对吗？你们说。”

“你是嘴里噙着灯芯草，说得轻巧！”鲨鱼嗤嗤笑了两声，“你的心肝宝贝儿，你不爱？成天守在跟前还爱不够，别说一别几个月。这条船一走半年，到处一片茫茫大海，见只鸟儿都稀罕，别说女人。出一趟海，见了老母猪都觉得是双眼皮儿，别说你那如花似玉的小美人！要是叫人占了去，你不心疼？割你的肉，剜你的心也没那么疼！老婆，不是别的，能随便给人？中国人说，世上不共戴天的，有两大仇恨，一是杀父，一是夺妻！七尺汉子，能把老婆给人？他偷你老婆，你能饶了他？给你顶绿帽子，让你当王八，你还能抱着她，搂着她，亲着她！”

“鲨鱼！”哲学家柴小泽忙拦住他，鲨鱼酒劲儿来了，柴小泽生怕他再说些粗话，伤了老船长，大家脸上不好看，劝他说，“别说了，你喝醉了。”

“告诉你，柴小泽！我是鲨鱼，机修工雷大壮！杀了人，我去偿命，也算条血性汉子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，死了也痛快，比窝窝囊囊地做人强！”说着，他左手一拨拉，一个高脚酒杯“哗啦”一声被碰在地上，打得粉碎，一杯酒全泼在地上。

“你发的什么酒疯？”老水鬼看鲨鱼太不像样，有点恼了，“老雷！”

“我心里难受！”鲨鱼肝火越旺，“咱们，咱们这伙水鬼，什么苦不吃？风里、雨里，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海上晃荡！这船，四面是水，水！水！水！这是船？是监狱！这是水？是沙漠！一走几十天，不

见一个人影，真像他妈的进了撒哈拉大沙漠！没老婆又有老婆，有老婆还不如没老婆！”他走到轮机长高海面前说，“海豹，你他妈的就会打老婆，你也算个男人？你怎么不给我句话，看我去放那小子的血！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”海豹觉得鲨鱼当众出了他的丑，他气得脸色煞白，咬牙切齿，腮帮子上的肌肉鼓成一条一条的，两片嘴唇直抖。

“来，喝一杯，海豹。”鲨鱼倒了满满的一大杯酒，端到高海的面前，挑衅性地望着他，“壮壮你的胆！”

海豹早已怒不可遏，他一扬手，酒杯被打飞了，一杯酒全泼在鲨鱼的脸上、身上，他不等鲨鱼反应过来，跟着就是当胸一拳！

鲨鱼猝不及防，哼了一声，从椅子上翻了过去，沉重地栽倒在地板上，椅子也跟着倒了过去，屋里的人都惊呆了。

鲨鱼哪里受得了这个？他翻身起来，向海豹猛扑过去，扬起了铁拳！

可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他的手被一只富有搏斗经验的手死死地扼住了。紧接着，他的肘弯上又挨了一下，像触电一样，一种又酸又麻的感觉波及全身，他的手立刻酥软了，拳头低了下来。

他一看：老船长像一堵墙一样，横在他的面前。

老船长转过身去，一把推开正在第二次扑上来的海豹，低低地吼了一声，那声音不大，可威严得使人无法反抗：

“都给我滚回去！”

# 目 录

**第一章** 他终于明白过来，她完全不知道夫妻生活的内幕。他决定教会她，揭开男欢女爱这部书的第一页。他得给她启蒙。

他要让她了解他。他说，你看，将她的头扳过来。这东西，你有吗？

她又吃惊又害怕又羞耻。

你怕什么？这是苍天给你的恩赐，专为你准备下的。

她骂：不要脸！

**第二章** 那可真是他第一次偷尝禁果。他又笨拙，又胆怯，笨手笨脚，手足无措，慌慌张张，手忙脚乱。

她一边笑他，一边教他，还帮着他。

他面红耳赤，气喘吁吁。

她骂他：真笨，你娘怎么教你的？

他喘息着说：我没娘

她咬牙切齿地说：我认栽。我教你吧。轻一点儿。别

跟狼似的，往这儿，连地方都找不着！

**第三章** 她把身子紧紧地贴住他强壮的躯体，微微张开腿，用力地把他翻上身来，低声地说：“你来！”

**第四章** 他哭着，就在黑暗里摸索着点了点钱，藏进她的袜子里，然后，飞快地撩起了她的短裙。

他扒开她的双腿，朝那个地方啐了一口，骂了一句脏话，起身走了。

贱货！

**第五章** 那是一个眉心里点着美人痣的印度姑娘。她很害羞，全身赤裸，一丝不挂，却总用手护着羞处。

洗完澡，按摩过了，她见他那昂昂地立着，便羞惭地说，你来吧。

**第六章** 水手长在月光下端详她的肉体，他很黑，她让他想起来巧克力豆。他心想，女人，不一定要白皙，其实，黑姑娘也很性感呢。

**第七章** 可这会儿回忆这些，在鲨鱼的心里，又是什么滋味？

像一只老鼠，用尖锐的牙齿，咯吱咯吱地在咬啮他的心。他心里火辣辣地疼。

**第八章** 他剥她的衣服，觉得那像是具尸体，由他摆布。剥光了，他爬上去，她软绵绵的，冷冰冰的。他爬在她的脸上，用他满是胡子茬的脸在她的脸上蹭，只觉得她脸上湿漉漉的，满是泪水。

他顿时扫了兴。

**第九章** 他眼里冒火，心里在冒火。再多呆一分钟，他怕他会把所有的人，连同他自己，都杀了！他的眼里，有一团红雾在飘，于是，世界上只有两种颜色；红的和黑的。

红的是火，黑的是焚烧的灰烬。

这两种颜色，不断地在他眼前飘……

**尾 声** 这场挑战有了结论么？像是有了，又像没有，也许永远没有结论……

# 第一章

## —

这是一个宁静的夜，又是一个不眠的夜。

月亮很亮。

海上夜色的美，在陆地上是无法想象的。午夜了，海面上升起了一层淡淡的雾，朦朦胧胧，海面与天空那道本来就模模糊糊的分界线此刻已经抹去，海天浑然一体了。

海水是银灰色的，被月光照得透亮，亮得像是流动的月光，船像是行驶在虚幻的梦境中。

天也透亮透亮，竟不像是夜了。

那一轮明月，那万点繁星，美得使人不忍离去。

有人弹着吉它，在甲板上轻声地唱：

一个孤独的水手，  
默默地躺在甲板上，  
望着月色如银的海浪，  
低低地在心中吟唱。

记得那一天我第一次出航，  
你送我送到港湾，  
我送给你一朵血色玫瑰，  
你送给我一个少女的初吻。

哦！

我的心上人，  
我的心上人！

我永远忘不了，  
    那滚烫的初吻，  
那深情的初吻，  
    那含泪的初吻，  
那圣洁的初吻。

等我远航归来，  
    玫瑰早已枯萎；  
当年爱我的少女，  
    做了别人的新娘。

我不恨你，姑娘。  
    你的初吻，  
我永远的存在心上。  
    那是我金色的回忆。

有了这个回忆，  
    我永不孤独，  
永不凄苦，  
    永不悲伤。

哦，姑娘，姑娘！  
    你的笑脸，  
就像海上的明月，  
    给航船指点希望！

哦，姑娘，姑娘……

是谁在唱？老船长想。呵，大概是大副，只有他才有这样的好嗓子，才有这样优美的歌声。想着，他推开房门，进了自己的屋子。

## 二

海豹没有马上回去。

他穿过走廊，走廊里弥漫着他所熟悉的机油味，响着“哗哗”的流水声。他登上舷梯，上了甲板，趴在栏杆上望着大海。

船速很高，归心似箭呢！

甲板上风很大，船尾犁开海面，拖出一条长长的雪白的尾花，波浪哗哗地向远处逝去。

他心里火辣辣地疼。

鲨鱼这狗娘养的竟当众揭了他的丑，像是有人一把撕下了他伤口上粘结的纱布，连皮带肉地撕了下来，他怎么能不疼？

唉，秀妮呀秀妮！

明天就该到家了，他怎么办？

一想到家，他就会想到她的那张脸，那双哀怨的眼睛，她……她曾经是一个那么柔顺的妻子，可现在……他似乎不认她了。

他对她是粗糙的。

他从来没有温存过她。

她不算美，谁也不觉得她是个漂亮的女人，她那张脸似乎很平常。可她也有美的时候，当她发自内心的喜悦使她露出如花似玉的笑容的时候，她简直出奇的美丽。那笑容会像雨过天晴的彩虹那样婀娜多姿，那样迷人，那样娇美。

他不自觉地想起了她的身子。她的皮肤异常地白净，虽说她是乡下姑娘，还常在田里操作，可田野的风，火辣辣的太阳，怎么也吹

不黑、晒不黑她，白得好撩人。

她的身子比她的脸蛋子更迷人。

这只有他知道。

她是个乡下人，她连裙子都不肯穿，一身的肌肤，总是包得严严实实，还生怕胸前颤颤的乳房让人看见，走路都不敢挺胸。

想到这儿他就想笑。

他喜欢对她动粗。

他喜欢扒光了她，看她。这是她最怕的事。她越怕，他就要。她越怕，他就越觉得有意思。

她是连女澡堂都不敢去的女人，总是关了门，捂了窗，还要黑了灯，这才在屋里洗澡。就这，他还怕水响，怕让人听见她在屋里洗澡。

他是哪痒专拣哪搔的人。

他跟她几乎就没谈过恋爱。

有人领了个姑娘，让他去见。他在那人家里看了一眼，印象不错，端庄、干净、白皙、苗条。

看中了。

他点了头，这事就算定了。他当场给了介绍人一千元，给姑娘一只大钻戒，约了下次回来就结婚。

结婚那天夜里，她战战兢兢地等他。

他没喝多少酒，留着劲儿给花烛之夜。

他进房子门的时候，有人在他耳边说，别忘了检查检查，看是不是个姑娘！你要不会看，兄弟去帮你试试？

他给了那兄弟一拳，哈哈一阵大笑，说，回去问你媳妇，看我会不会掏蛐蛐儿！连你娘的蛐蛐儿我都掏过，要不哪来的你？儿子！

他进了房。

新房相当漂亮，在当地农村，是第一流了。屋里什么都有，都很新潮。